

主客体互生互融的意趣之美

——读龙金永诗集《光源深处》

唐竹英

龙金永的诗歌注重主客体之间的互动，艺术地呈现出主客体之间的深度对话。诗集《光源深处》共一百三十三首诗，分“聚焦”“映照”“回望”“折射”“色散”五辑，其中“聚焦”二十四首，“映照”二十七首，“回望”二十二首，“折射”二十五首，“色散”二十五首。这些诗构建了一个主客体互生互融的诗意世界，本文将着重论述这部诗集如何在主客体的动态关系中生成独特的意趣之美，以及这种美学特质背后的创作根源。

在《光源深处》中，“主体”无疑是诗人龙金永，她有着鲜明的自我意识与独特的生命体验。作为主体，她始终与“客体”，如自然、乡土、历史、人文等处于对话状态。诗人曾被万山的朱砂文化浸润，诗歌中出现了矿洞、钢锭、铁锤等意象，以及基于这些意象的心灵投射。她对土地、对劳作、对地域历史，有着深远的眷恋。这些眷恋烙刻在心上，成为她独有的心灵记忆。如《万山红》中“我如一介樵夫，或者一方渔人，在万山丛中，与一只岩鹰握手交好，互通信件”，诗人将自我嵌入万山的地理与人文之中，并将自我所拥有的生命体验与万山的朱砂文化、自然生态紧密勾连。“我”是谁已经被具体化，给人一种直观感。“万山丛中”则给人一种广阔感，这种感觉是主体赋予的，主体站得高，望得远，让感觉也变得辽阔。而“与一只岩鹰握手交好”是主体自我意识的飞翔，是主体自我体验的一次大胆突破，这种想象力超出寻常。“互通信件”这一动态又将主体拉回日常，比起“握手交好”，这个想象稍有些逊色，但这并不影响主体感情的自我支配。

在精神追求上，主体始终在寻求与世界的共鸣与共情，并试图进行超越。在《放下云居》里，“我已从千年洞窟，丢掉矿灯、钢锭、铁锤……择一处断崖坐下，静静地陪风陪雨，看日出日落，云卷云舒”，由“丢掉”到“选择”，可见主体已把自己从具体的劳作身份中抽离，转向对自然与精神自由的追求，但是，这种追求并非对过往的割裂，而是主体生命体验的进一步升

华。主体在不断进行自我超越，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与客体的新一轮对话：“我是三月的少女，是秋霜染红的枫叶，临风之上，请来，与我一起围炉，品茗、赏乐。”这些对话，更凸显出主体在精神领域的地位，它已经突破了世俗观念的拘束，达到了自由的化境。

《光源深处》整本诗集中所呈现的“客体”是丰富而多维的，它涵盖自然风物、乡土生活、地域历史、人文符号等诸多方面，是主体观察、感知与思考的对象，也是主体生命体验的载体。客体的基础层面是自然风物。雪花、阳光、白云、月亮、悬崖、溪流等自然意象在诗中比比皆是。《郊外》这首里，“天很蓝，有一片白云，如我的一点小心思，在空中，缓慢飘移”，“白云”既是客观的自然存在，有它的自然属性，又是一种隐喻，是主体“小心思”的载体，从而使它具有精神属性。客体的自然属性引发主体的思考，带动主体的思绪，与主体的精神属性在诗句中相互交织。客体的中间层面是生活与人文符号。木瓦房、火塘、鼎罐、石板路、礼堂、苏联专家楼等意象，都承载着浓厚的乡土记忆与人文历史。《那个年代》中“粮票、布匹、国营书店、邮局，一眼井以及一个女人的浣洗”，这些老物件成为那个特定年代里乡土生活的缩影，既是矿工及其家人生活轨迹的客观印记，也是“我”对“家”的情感寄托的物质载体。客体的最深层面是地域历史与文化传说。万山的朱砂开采史、仙女石的传说等，是诗作客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仙女石》通过“从少女到贵妇到耄耋老妪的三段人生”“七仙女下界寻夫曾来向她求助”等富有想象力的叙述，将地域传说纳入诗歌客体，使其具有了历史的纵深与文化的厚度，为主体进行精神探索提供了历史语境。

主客体的“互生”是指主体与客体并非静态的对立，而是在相互作用中彼此生成、共同建构，形成一个动态的过程。主体的观察与思考赋予客体情感和意义，客体的存在与其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又反过



光源深处

龙金永 著

南方出版社

来塑造着主体的认知与情感。客体本身只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却因主体的观照而被赋予诗意与内涵。一块普通的石板，在《石板路》一诗中因“我”的介入而成为“身世如谜”的存在，“这些石头，无论抱着哪一个世纪的硬度，一旦滚落下山，就如落草”。在这些诗句中，主体以充满诗性的想象与思考，将石板路的形象升华为充满诗意的客体，并使之具有生命感与历史感。客体的意义在主体的观照中被深度挖掘，主体又因客体的刺激而拓展了认知与情感边界。《万山红》中，面对朱砂矿，诗人展开自我身份的想象，想象着是“樵夫”“渔人”，同时又展开与劳作有关的想象，“凿开石洞，打通了九百七十千米坑道，让朱砂从这里启程，走向世界”，这样正可以体现出，朱砂矿、万山的地理特质刺激着

诗人的身份认知与价值认同，而作为主体的诗人在与客体的互动中，丰富了生命体验，拓展了精神世界。主体从对自然的欣赏到对地域文化的担当，其认知与情感在客体的激发下完成了层级跃升。由此进一步阐明，主客体互相生成、互相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且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互融”即互相融合。主客体的“互融”是互生的进阶，是主体与客体在精神与情感层面的深度交融，以期趋达到“物我同一”的审美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主体的情感、意志与客体的特质、神韵浑然一体，难以分割。《城里月光》中“这一地清幽的月光，真正地属于了我，任由我取舍……月光的流动，它无声地流过我，爬上树梢，涂抹一脸霜华”，在此月光不再是纯粹的客观存在，而是与主体的情感、身体深度融合，因而具有了主体情思的意象。它“流过我”“涂抹一脸霜华”，诗人在月光中完成了精神的“富足”与情感的“宠溺”，作为客体的月光与作为主体的诗人在审美体验中达到了物我两忘的互融状态。《石板路》里“我愿意作那柔软的部分，在黄昏与它们的伤口一点一点咬合”，石板路的“伤口”与诗人的“柔软”在情感维度上达成互融，客体的历史痕迹成为主体情感的寄托，主体的悲悯又赋予客体新的情感内涵，这样使诗歌具有了凝聚深情的情感张力，读来令人感悟深刻。

在《光源深处》中，主客体互生互融催生了自然、乡土、历史等多方面的意趣之美。诗中的自然意趣之美，指的是主客体的互融使自然物具有了情感与灵性，主体的情感也在自然中得到诗意释放，形成“物我共情”的意趣之美。如在《一场雪夹在梦中》里，诗人写道“一场大雪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它温柔与猛烈并存的样子，都让我喜悦和顶礼膜拜”，诗人对雪的“喜悦”“顶礼膜拜”是情感的主动付出，而雪“温柔与猛烈并存的样子”又反过来激发诗人更深的情感共鸣，于是，诗人与外物在对雪的审美中达成共情。诗人在《月亮

将她抱入怀中》一诗中写道，“一位老人在秋天的椅子上，独自坐到天黑，被月亮看见，悄悄走下来，将她轻柔地抱入怀中”，月亮作为客体，被主体赋予了“看见”“抱入怀中”的人类行为与情感，月光的温柔与诗人对老人的关怀完全融合，形成了温暖而灵动的意趣之美，使读者在审美中既感受到自然的温情，又体会到人文的关怀。诗中还有记忆与现实相交织所形成的质朴的意趣美，这种意趣既带着乡土生活的烟火气，又有着时光沉淀后的诗意感。《在河里捉鱼摸虾》一诗写道，“从早晨抓住第一缕阳光，装进口袋，一同出门，再从傍晚拖着一轮落日回家，我是在人间移动的一个光斑”，在这里捉鱼摸虾的乡土活动成为客体，诗人作为主体将自我视为“移动的光斑”，将阳光、落日与乡土劳作相融合，使童年生活充满无限的意趣之美。

主客体互生互融的意趣之美并非偶然形成，它源于诗人的生活经历、审美追求与创作自觉。诗人长期生活于铜仁万山，这片土地的朱砂文化、乡土风情、自然景观深度塑造了她的认知与情感。万山的矿洞、石板路、仙女石等既是她生活的客观环境，也是她精神世界的组成部分。这种主客体在生活层面的交织，为诗歌中主客体的互生互融提供了现实基础。作为注重生命体验感的诗人，她既有具体的生活记忆，又有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创作中，她有意识地追求主客体的融合，以实现诗歌的意趣之美。

龙金永诗集《光源深处》通过主体与客体的互生互融，构建了一个诗意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自然、乡土、历史不再是冷漠的客观存在，而是与主体的生命体验、情感追求深度融合的审美对象；主体也不再是孤立的观察者，而是在与客体的互动中不断生成、不断超越的情感体验者。这种主客体互生互融的意趣之美，体现了诗人对生活与艺术的真诚态度，让我们知道如何进行诗歌的乡土书写与审美表达。

穿越浩瀚时空，窥探世事变迁的点点滴滴；流连于温情尘世，唯有书香是延续梦想的磅礴力量。拜读欧阳俊先生的《梵净儿女闯深圳》字里行间洋溢着老一辈人奋斗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以及在精神感召下梵净儿女用自己坚强不屈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伟大篇章。

欧阳俊文学前辈，是励志的榜样，在《梵净儿女闯深圳》中娓娓道来，一个人的精神高地让百年家国情怀化为笔尖的流淌。他曾在《贵州日报》《山花》《花溪》《贵州政协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杂文等作品200多篇（首），出版有《活着的传奇》《梵净魂》《果勇侯杨芳评传》《梵净儿女闯深圳》等共计210余万字。此刻从他的著作《梵净儿女闯深圳》中寻找智慧和力量，从中得到教育智慧的启迪来丰满自己的教育人生。

《梵净儿女闯深圳》记录了他一路前行的脚步，在深深浅浅的脚印里留着他充满艰辛的童年及奋斗的青春。《梵净魂》、《活着的传奇》《梵净儿女闯深圳》这三本书，书写了他一路走来的传奇人生，当年他从穷乡僻壤的苗乡松桃通过自己的努力读书，走出一条属于他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之路。读他的书，字里行间充满对理想的追求，读书是乡村孩子的出路。他有一个善良开明的母亲，无论怎样艰苦母亲唯一的信念就是让他去读书。他在《知识改变命运》中写道：从我家四世同堂的家国情怀中，同样得到这样的启发。我八岁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在那缺衣少吃的年代，母亲拼命供我读书，是她根植于内心的信念，相信读书能改变一个家族、自己子女的命运。母亲说，我愿苦死累死也要盘你读书！穷要喂猪，富要读书，能不能学出个人样来就看你的造化了。我背起书包上学堂，艰难卑微地活着，母亲让我读书的那道光，照耀在求学道路上，我发奋读书，开拓人生的格局和见识，用热血和汗水拼搏。终于，从贫穷的苗乡山沟里走出第一个大学生。知识改变命运，我们知道知识成就未来，欧阳俊前辈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知识的重要性，他的经历是我们学习

的榜样，他奠定了我们追求崇高理想的基础。

活着，不忘初心，且行且珍惜。把个人梦想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显得坦荡而真诚。我们热爱祖国的故事，传递着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深刻连接，彰显国家情怀的伟大力量。这是《国家情怀中》的句子，欧阳俊这样写，他也是这样做的，回顾他的经历，窥探他的人生，我们知道他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党和国家的大事业，他从一名普通教师一步一个脚印走上领导岗位，2003年退休后依然发挥余热，负责乌当区关工委的工作至今，每天还在行走，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为了祖国的未来人才培养呕心沥血。此刻我回忆起，前天我们在微信聊天，欧阳俊前辈说他的求学路上充满艰辛与疯狂，他八岁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九岁独自闯出大山的包围，不惧高山峻岭，不怕伤痛攀爬，穿着草鞋，徒步到五十里外的松桃城关小学去读书，举目无亲，住在破庙里，衣食住行全靠自己。成年累月跋山涉水的艰辛，穿越莽莽原始森林，听虎狼吼叫的恐惧，

磨砺了他的勇气和坚韧的毅力，他靠自己的刻苦努力，将千难万险踩在脚下，闯出了一片新天地。1953年，他以张榜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松桃中学，是党的照顾，搭建他热血少年奋斗的舞台，誓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高中学习生活，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他读大学时正遭遇饥荒岁月，因饱受饥饿的折磨，他瘦如猴子，面如土色，下肢浮肿，但他仍坚定信念，在饥寒中苦学，取得了优异成绩。听到他讲到这些，我不禁潸然泪下，那是一个时代的背影。

他对我说，他一直都有一个作家梦，在松桃中学读书的时候，那是五四青年节作文比赛，他得一等奖，奖品是两分钱的作业本，为此他一直坚持奋斗要成为一名作家，古稀之年他的作家梦想成真，在深圳的日子里，他每天坚持写作，完成了210万字的著作《活着的传奇》《梵净魂》《果勇侯杨芳评传》《梵净儿女闯深圳》等，2018年他成为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圆了作家的梦。在他的教导和影响下他的外孙

女陈好玺的作文写得相当好超过同年龄的水平，这是一个家庭好家风的表现。“欧阳主任，我已认真阅读了好玺的大作。小外孙女继承了你的文学才智，感悟独特，才情飞扬，用纯真的少女视野发现了生活之美、自然之美并将其用散文诗般的语言，给读者展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卷……有孙女如此，夫复何求。”这是贵州省散文学会顾问高荣的评语。“读了欧阳俊这一家老少的作品，深感受可以逆天改命，读书旷达美好，您这一家子总给人以力量，给人以智慧，给人以憧憬，读了小好玺的随笔、剧本或其他作品后，感觉她总是充满梦想、饱含激情、生命绽放这自然源于她无比热爱社会生活、无比热爱自然美景、无比珍惜精神生命的观察力、想象力、文字力和审美力不可限量啊！”松桃苗族自治县爱国主义教育研究会会长滕建勋说。“你乖外孙女每次的作品，总是给人以惊喜和力量。文章的取材和定位，广泛而深厚，波澜壮阔，文采斐然。莫说是未来国家级的作家级的人物，现在都已成为了作家级的人物，自古英雄出少年，此刻活在你外孙身上再合适不过了！祝你外孙女茁壮成长，强国有我！”乌当区原区委书记黄润昌对陈好玺作文的评语。一个作家的家国情怀融入书写的文字里，把梦想刻写在自己奋斗的经纬之上，让行走的脚步丈量人世温暖的路程，奋斗的青春是人生最亮丽的底色，这是一个作家的情怀和担当这是《梵净儿女闯深圳》落脚点，用“雪梅”的故事激励他们奋发图强，越过乌云险滩，历经哀伤、豪情、悲欢后一定会彩虹满天。《南下打工潮》《神奇激光创业路》《勇立潮头文化公司》《家风家训家国情怀》等篇章从另一个角度书写了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那片热土之上人们用自己的智慧寻找属于自己的致富梦。

“人的一生劳苦奔波，到头来终究闭眼而去。死亡是生命的终点，亦是新生命的起点，化成花树的记忆，春风吹又生。正如清代诗人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站在金顶之巅，忽然心中涌起千万波涛。我转身想告诉子孙及青少年朋友们：我没有什么钱财和权势，只有几部著作，作为传家宝留给家人和青年朋友们。用实干和坚守，锤炼意志品质，遗子孙以清白和艰苦奋斗、敬业奉献之精神。但愿这刻骨铭心的记忆，化作自己的血脉，能作为精神食粮滋润你们的心灵，长出飞翔的翅膀。作为一块磨石，磨练你们的勇气和毅力，传承延续心灵的爱与恨。”这是欧阳俊前辈《梵净儿女闯深圳》的句段，我们从作品中读到了一个作家追求一辈子的东西是留下精神财富而不是物质财富，欧阳俊

前辈用自己作为文章的主人叙述，让我们对他乃至他的家族认同感更强。欧阳俊前辈的祖上出了一个将军叫欧阳华坤。欧阳华坤，字地山，别号棣珊。生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卒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行伍出身，清军将领，以军功官至提督。我想这些一脉相承的，虽然到欧阳俊前辈这里，已经不能享受祖上的荣光，但骨子里流淌一样血液，传承一样的基因。“一口气读完欧老的《梵净儿女闯深圳》佳作，本人受益匪浅、感受良多。感慨欧主席的记忆力了得、笔力干练娴熟、视野宽广高远、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强性格以及对事物看法的独到视角深刻深邃等的特质都是吾辈要学习的楷模与典范，这也正是《活着的传奇》、《梵净魂》和《梵净儿女闯深圳》三部“姊妹篇”佳作的价值意义所在。她能教人启迪人生、感化教悟、激励斗志、百折不挠、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从以欧阳主席为优秀代表的“梵净儿女”以及千千万万优秀中华儿女们不忘初心、奋力拼搏的感人动人故事里，我也真切地感悟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平凡、创业的辛酸不易、人生的艰苦甘甜、伟大祖国的繁荣富强以及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信心。”这是乌当区老年大学蔡常洪校长读《梵净儿女闯深圳》后的感悟。其实要不好作品的标准是让人读后一定会有所感悟《梵净儿女闯深圳》就是这样的作品。凡为过往，皆为序章，斗转星移，风云变幻，我们要让故事照进现实，用文字仰望梦想的蓝天。

此刻时光回溯，记得那晚我和欧阳俊前辈聊天，他所说的就是他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已经融入到《梵净儿女闯深圳》中去了，读着他的书就是读着他自己的故事，品读他一路前行芬芳，当青春作罢，暮年之时回首无悔岁月馈赠。曾经我发过自己一篇文章给他，那篇文章是写我想现在所在的学校《梨园是我心灵的坐标》，读后他给我回复鼓励的话：读了你写的“梨园”，感到特别的亲切，它是我心灵上的坐标，更是人才成长的摇篮。当时盘古镇有四五千亩土地的四大名梨园，梨子和豆腐干是享有名气的土特产，我湖南凤凰大舅是文学巨匠沈从文的邻居，我的爷爷与欧百川称兄道弟，对两大特产赞不绝口。小学前生是大塘边的小学。禹王庙原是李先自办的私塾学校。这块土地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故事。文中提到春萌社，这是培养作家的摇篮。我想给予一定的支持和赞助，看到你商量着办。好文感人至深。当看到你回馈以及要对盘镇民族春萌文学社进行支持和赞助，我很感动，感动是源于一个前辈对孩子们的关心更是对我的鞭策。我再次翻阅《梵净儿

女闯深圳》中《童年往事》的篇章《我的发蒙与私塾先生》《苦难是最好的老师》《失学的日子》《凤凰勇家走读生》《破庙里的读书岁月》《初中三年苦读》《松中首届高中班》等篇章，记录了他艰辛求学路，我们中国人从古至今都很重视读书，读书人举手投足之间彬彬有礼、言谈举止、温文尔雅我想欧阳俊前辈就是这样的人，读书是我们自我完善必不可少的途径。我想曾经生活的苦难造就了欧阳俊前辈的优雅气质，他在读书的日子里锤炼自己锻造自己，面对艰难困苦总是坚韧地克服最终走向成功的彼岸。

人生是一场持续的爱，对党、对祖国、对家乡的真挚情感，一辈子魂牵梦绕。《梵净儿女闯深圳》中《人生感悟》中欧阳俊前辈把自己一生的感悟浓缩成洋洋洒洒的文字，感悟人生易逝，岁月不再，珍惜当下憧憬未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不忘来路初心，不负青春年华。其中《传奇历史在这里沉思》《发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跟党走》《信仰和拼搏影响下一代》《家风家教国情》等篇章从理想的高度，脚踏实地为了祖国的未来，努力工作，用自己的行动教育人为后世子孙树立榜样，用生命影响生命，立志立德。在《知识改变命运》中他这样写道：从杨芳、欧阳建威将军、欧百川等人的成功经验中得到这样的启示：大凡能从边城走向世界的人，都有一个重要前提，他们读过书，受过教育，有文化基础知识。知识和勇敢改变了命运，让他们像雄鹰飞得很高。飞翔、搏击，向壮丽的理想奋进，征服世界。这一批从松桃走向世界的人，他们燃烧的青春，飞翔的英姿，拼搏的风骨，给苗乡故事传承人树立了榜样，在他们的前方，擦亮了一盏明灯，照亮了一大片。从我家四世同堂的家国情怀中，同样得到这样的启发。我八岁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在那缺衣少吃的年代，母亲拼命供我读书，是她根植于内心的信念，相信读书能改变一个家族、自己子女的命运。母亲说，我愿苦死累死也要盘你读书！穷要喂猪，富要读书，能不能学出个人样来就看你的造化了。我背起书包上学堂，艰难卑微地活着，母亲让我读书的那道光，照耀在求学道路上，我发奋读书，开拓人生的格局和见识，用热血和汗水拼搏。终于，从贫穷的苗乡山沟里走出第一个大学生。文章虽短，却把他的奋斗征程连同那些美好的传承一起融入到那些美好文字的书写中，忆苦思甜，先苦后甜，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是最好的人生写照，我想这也是《梵净儿女闯深圳》的精神高地。

一个人的精神高地

《梵净儿女闯深圳》读札

龙正舟